



上海少年

SHANGHAI SHAONIAN





学 工

琦 锋 摄影
哨 石 配诗

这里就是课堂，
细听师傅指点。
工人阶级的品质和智慧，
浇注年青人的心田。

五七道路宽广，
前进步伐更坚。
保卫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教育革命气象万千。

户县农民画

新课堂

渭丰公社 刘应功



空时练

秦波公

注 意

- 1 借书到期請即送还。
- 2 請勿在书上批改圈点，折角。
- 3 借去图书如有污損遺失等情形須照章賠償。

大队 助21-0701-2

玉蟬公社 马立



目 录

新的讯号(小说).....	红卫兵 陈文襄(3)
禾苗茁壮(小说).....	红小兵 卢福毅(12)
钢铁裁缝(小说).....	白明新(17)
找大块头师傅(小说).....	戴崇德 钱勤发(25)
立足点(小说).....	倪保铨(34)
在爸爸的课堂里(小说).....	陈足智(43)
四明翠竹(散文).....	何培新(48)

孟轲丑史两则

“剥削有理”的辩护士.....	卢师兵(55)
装腔作势的求官术.....	卢师兵(59)

革命样板戏英雄人物赞(诗).....	刘希涛(63)
锻工的诗(诗).....	童志良(65)
学工日记(诗).....	汪婉华(66)
姐姐李兰秀(诗).....	毛炳甫(68)
吊车在滑翔(诗).....	沈孝达(70)

一只废铁轮子(独幕话剧)·····	江宁路第三小学(71)
夸师傅(相声)·····	沈中海 项明华(83)
考试(故事)·····	俞超(91)
加入红卫兵(水粉画)·····	肖梅(封面)
学工(摄影)·····	琦锋(封二)
户县农民画三幅·····	刘应功 张春霞 马亚利(封三)
公社丰收画不完(户县农民画)·····	赵坤汉(封底)

上 海 少 年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文艺双月刊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62,000

(3)

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5月第1次印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数 1—200,000

(上海绍兴路5号)

定价: 0.19元

这一期我们刊登了红卫兵陈文襄和红小兵卢福毅写的两篇小说。这件事告诉我们，广大少年儿童在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争当教育革命小闯将的同时，还拿起笔来，学习文艺创作，把教育革命的斗争生活，和革命接班人的先进形象反映出来。这对那种“今不如昔”、“教育质量下降”、“一代不如一代”等谬论，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希望广大工农兵和各条战线上的业余作者，以及红卫兵、红小兵，创作更多的反映文化大革命成果、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作品。



新的讯号

红卫兵 陈文襄

(一)

为了检阅教育革命的成果，区里将要举办中小学科技作品展览会。消息象扎上了翅膀，飞快地传遍了全校。课余，校园里便热闹起来：航模飞机在操场上空飞翔；无线电遥控船模在人造河里奔驰；电子组的收音机播放着革命歌曲；气象组的测风仪在教室大楼的屋顶上哗哗地旋转着……

这时，只有激光组的试验室里静悄悄的。激光组的辅导老师鲍观民这时正端着一杯茶，悠闲地翻阅着报纸，心头正充满着一种万事俱备的轻松感觉。

一个多月前，鲍老师带着他的班级在宏伟机械厂进行

学工劳动。厂里那如火如荼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场面和工人师傅冲天的革命干劲，使他们深受教育。当时厂里正准备制造一种能自动报警的仪器，来代替繁重的人工操作。他班里的红卫兵，校激光组组长牛强听得这消息，立刻要拉鲍老师一起到厂党委去代表学校激光组抢这任务。鲍老师犹豫了一阵，最后同意了。厂领导很支持学校开门办学、开展课余科技活动，就把试制任务连同有关资料都交给了他们。任务是接下来了，但鲍老师一直很担心，怕完不成任务。经过一个月的奋战，前天终于造出了激光报警器。昨天展览会筹备组的同志来看后，觉得满意，请他们将作品送去。鲍老师听了高兴得心花怒放，多日来一直悬着的心这回才算有了着落。

突然，门砰地一声被闯开了，牛强象颗炮弹似地射了进来。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学生，长得墩墩实实，一张红通通的脸，一对大眼虎虎有神，露出灵活、倔强而又善于思索的神情。他见了鲍老师，劈头就说：“鲍老师，别的小组都行动了，我们也该跟着干嘛！”

鲍老师对牛强身上的那股子闯劲，总觉得有点过分。这回见是他，便点点头说：“是呵。我已将有机玻璃买来了，咱们一定要把激光报警器打扮得漂漂亮亮。”

牛强一听鲍老师误会了他的意思，急忙说：“不！我在想能不能将激光报警器再改革一下，使它既能报警，又能自动计数。”

“什么？搞激光光电计数器？”鲍老师惊愕得连手中茶杯里的茶泼到手上也没发觉。这话比一个多月前牛强向他提出要搞激光报警器时更使他吃惊，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

朵了。他嘴唇一松，两个带着一连串惊叹号的字蹦了出来：“不行!!!离展览会开幕只有半个月了。一旦试验失败，不仅不能‘锦上添花’，反而成了‘画蛇添足’，会影响报警器的展出。”

“可是我们搞科技活动的目的不应该单纯为了开展览会，炫耀一番，而是为了贯彻开门办学的方针，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牛强显然是激动了，他两眼放射出热情的光彩，“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照这伟大指示去做啊!”

牛强把两天来到各个班级预展征求意见的情况告诉了鲍老师，师生们都提出要把报警器改为光电计数器。

鲍老师沉思了一番说：“好吧，等展览会结束后，我们就搞。”

“那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搞呢？我们早一天成功，厂里生产就能早一天跃上去。”

鲍老师觉得他的犟脾气又犯了。提起牛强的犟劲，全校颇有点名气。牛强进中学第一年，校足球队招收新队员，他也报了名。那天进行选拔，队长考他们的基本功——用头顶球。别的同学即使不能三次都顶着，也能顶着一、二次。但牛强一次也没顶着，球一次落在左肩，一次落在右肩，一次落在鼻子上。大家都以为他这下服输了，谁知他大声说：“下次我再来考!”练了一星期，他果然又来考，并要和队长对顶。两人一下子对顶了十几下，那球仿佛给他俩的头吸住似的，来回飞着，最后还是队长一不留神，没接住球。牛强的犟劲名气就这样传开了。

鲍老师于是加重了语气说：“小强，不能操之过急，这是有关我校荣誉的大事，而且光电计数器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

“这不要紧，只要我们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就一定能搞出光电计数器。……”

“说得对！”突然一个银铃般的声音打断了牛强的语，组员小宋象只燕子似地飞了进来。她今天是受组长牛强的委托带着报警器到厂里去征求工人同志们的意见的。

牛强迫不及待地问：“小宋，工人师傅的意见怎样？”

小宋兴奋地说：“工人师傅夸奖了咱们，说这么快就把报警器给造出来了；但是……”

“哦。”鲍老师听着脸上露出了十分得意的笑容，对牛强说，“我说小强呵，你就是太喜欢钻牛角尖，这点不好。你看，连工人师傅都表扬我们了。”

“鲍老师！”小宋对鲍老师没听完她的话就打岔十分不满，“但是工人师傅说现在报警器只能知道有无产品出来，却不能自动记录产品的数量，他们希望我们继续努力，搞光电计数器。”



“原来这样。”鲍老师不禁大失所望。

小宋没有注意到鲍老师的神色，继续对牛强说：“刚才接到猛进无线电厂的电话，说是你写给他们的信收到了，他们支持搞光电计数器，答应帮助我们。”

“真的？那太好了！”牛强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兴奋地对鲍老师说，“鲍老师，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应该赶快行动了，不要再顾虑重重的。怎么？线路图还是由你负责设计？”

事实和牛强那火焰般的工作热情，不能不使鲍老师的思想有所触动。他勉强点了点头：“好吧。”

“我把这情况向党支部去汇报。”牛强说着，奔了出去。

学校党支部听了牛强的汇报，非常支持报警器的改进工作，任务正式定了下来。

(二)

第二天是星期日，牛强和组员们一起到厂里去参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实际情况。牛强约鲍老师一起去。但鲍老师推说设计工作忙，没有去。一个人呆在家里关起门来搞设计。

星期一下午一放学，激光组的同学便蜂拥般地集中到试验室，等待鲍老师拿出设计的线路图。

牛强和几个同学正在谈论昨天参观的事。

“嗨，那机器给工人师傅一改进，生产速度变得多快啊！咔嚓咔嚓，我简直连看都来不及看。”小胖子手舞足蹈地谈着体会。

“所以我们的光电计数器的计数量起码要——”小宋一本正经地伸出一只手表示“五位！”

“现在就等鲍老师的图纸了，我们马上就要大干一场。”急性子的小张说着，把电烙铁电源给接上了，握在手里象真的就要大干似的。

好一会，鲍老师腋下挟着一张图纸，慢悠悠地走了进来。几个同学立即跑上去，七手八脚地把图纸给钉在黑板上。

大家不看还不要紧，一看，屋里的气氛顿时象大炮竹被点着了火——轰地一声炸了。牛强喉咙一痒，话冲了出来：“鲍老师，计数量怎么只设计了三只？照这去做，造出来的光电计数器也只是象聋子的耳朵——当摆设不顶用。”

“可不是嘛，”小宋说，“这设计对生产实际不适用啊。”

“什么？不适用？”鲍老师瞪大了眼睛，“我这可是确有证据可查的。”说着，就要翻《工作手册》。

“别翻了，鲍老师，”牛强笑着说，“这是隔年的黄历，看不得了。您算得很仔细，可是没把工人阶级的跃进速度算进去。厂里的工人师傅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抓革命，促生产，最近他们群策群力，改进了老机器，使生产速度增快了一倍。”

“那有什么关系，光电计数器摆在展览会上，观众又不知道使用单位的情况，没问题。再说嘛，”鲍老师恢复了平静，露出一副笃定泰山的神情，“我这设计三位数是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的，一则线路较简单，成功的把握大；二则如果搞不成，拆起来也快，报警器仍可以送去展览，不至于两头落空。我们考虑问题应该周到。”

“这叫什么周到，这是理论脱离实际，设计脱离生产的典型表现！”

别的同学也都提了批评意见。

鲍老师没料到自已苦思冥想出来的方案，竟会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不由得大为恼火。他大声说：“我们学校的荣誉，你们考虑过没有！”



“你考虑的只是小团体的荣誉，可把无产阶级的思想给抛到脑后边了。”牛强沉痛地说，“鲍老师，如果我们把没用的劣货硬充杰作摆到展览会上去，即使我们耳边多听到一些赞扬声，可又怎能对得起党对我们的教育，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呢？”

屋子里的温度显然在急剧上升。牛强那发自肺腑的话深深感动了大家。鲍老师也紧蹙双眉，如有所思。

牛强继续说：“我们工作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绩，都是党领导的结果，成绩应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这些道理，平日鲍老师也常讲。可是现在我们却把成绩和荣誉当作包袱背着，停滞不前。”牛强停顿了一下，双眉一扬，激昂地说，“鲍老师！我们应当做革命的火车头，带着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飞驰向前！”

牛强的话，对鲍老师有所触动。他抬起头，望着牛强那英俊的脸庞，发现他比以前更成熟、更老练了。他正想说什么，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闪进了试验室。“好家伙，你们都在这里。”

大家回头一看，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刘师傅！”

猛进无线电厂的刘师傅笑嘻嘻地扬了扬手中的盒子说：“厂里知道你们要搞光电计数器的事，很支持。师傅们突击了两个晚上，制成了这儿块集成电路，特地叫我给你们送来。这下不仅能使仪器稳定性强，反应快，而且体积可以大大缩小。”“太好了！谢谢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支持！”鲍老师激动地跑上前去，久久地紧握住刘师傅的手。此时，鲍老师心头真是百感交集。他为工人阶级的热情支持而感动；为文化大革命培育出牛强这样的新一代而感到高兴；同时又为自己在这一段时间内所走的弯路而感到惭愧。他转过身，内疚万分地说：“我错了，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我走了老路，资产阶级的懦夫懒汉思想和名利思想占据了我们的头脑，差点误了大事……”猛地，他抬起头，大声地向大伙们说：“线路图还是由我来设计吧！”

“鲍老师，你大胆搞吧，我们信任你。”牛强热情地望着鲍老师说。

(三)

计数量为五位的新的线路图搞出来了，试验进入了紧张的安装阶段。激光组的同学们夜以继日地战斗着，宏伟机械厂和猛进无线电厂的几个工人师傅也前来指导。繁星满天，皓月当空。激光组的试验室里灯火通明，鏖战正激。电烙铁沾着松香，发出啞啞的响声，缕缕乳白色的清烟袅袅作舞。大家为争取试验成功而忘我地工作着……

天亮了，绚烂多彩的朝霞布满了东方的天空。

一架崭新的激光光电计数器安装完毕。牛强仿佛觉得党

和人民在检阅着他们，全校师生的目光在注视着他们，全身的热血在胸中沸腾。他大步跨到仪器前，使劲按下了开关。顿时，激光光电计数器的指示灯亮了。

“试测马达的转速。”猛进无线电厂的刘师傅庄重地说。随即，鲍老师把一只小马达递给了牛强。马达飞转着，随着持续不断的报警讯号声，计数器飞快地显示出数目：1、2、3、4……15、16、17……只见红光闪烁，五位数字象五朵鲜艳的红花，吐蕊盛开。规定时间到了。大伙们一拥而上，争着瞧显示出的数目。“六万九千三百六十九！完全正确！！成功了！！”顿时，象开了闸的春水，全场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灿烂的阳光照进了试验室，把每个人的脸都映得通红。刘师傅和鲍老师等兴奋地对牛强说：“小强，快向党支部去报喜！”

“是。”牛强满脸欢笑地说，“同时还要向党支部请战，把搞白昼幻灯的任务抢下来！”

“好！”鲍老师由衷地说。

牛强和同学们象群小老虎向党支部办公室跑去。

望着小将们那矫健的身影，使鲍老师想起了伟大的导师马克思的话：“**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牛强他们真是一群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的小闯将啊！鲍老师不禁在心里感慨地说。

是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祖国千百万的新一代正朝气蓬勃地成长起来了，未来是无限光明的！

插图 朱 浩

禾苗茁壯



红小兵 卢福毅

雨过天晴。春生、铁虎几个同学边走边讨论着怎样以批林批孔为动力，管好学农田里的麦子，使教育革命更好地沿着毛主席“五·七”大道奋勇前进。他们不知不觉已来到了学校，放好书包，便来到了学农田。

学农田的面积是一亩七分，田西边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清晰地写着“向阳公社反修小学五·七学农田”几个字。字写得并不怎么老练，可字字有力，特别是“五·七”两字，写得更是引人注目。这块牌子就是春生写的。

春生是六年级一班红小兵排排长。昨天，他代表班级里的同学参加了公社举办的“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座谈会”。会上，贫下中农，革命师生代表，愤怒声讨了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谬论，批判了他们妄图否定新生事物，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行。这次会对春生教育启发很大，他心想：在教育革命中也同样存在着前进与倒退的斗争，比如，我们学校就有人散布“农村学校不用学农”的错误观点，有的老师对

学农田也不那么关心，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呀。再说，今天又刚下了大雨，春生心里惦念着学农田里的麦子，就约了铁虎几个同学一早赶来。

到了学农田一看，田里积满了水，麦苗倒了不少。特别使春生难过的是，学农田牌子由于四周泥土疏松，已倒了下来。

铁虎看了这副情景，气得直跺脚，气呼呼地说：“昨天轮到哪个组劳动？怎么……咳！”“是我们。”常识课的课代表家宝在一旁说。“你们，你看看！”铁虎看他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火更大了，“这么好的麦子都给糟塌了，你们怎么搞的！”

家宝绰号叫“老实头”，他是富裕中农金福的儿子。平时，他爸爸那种“中庸”思想，多少影响了他。老师的话不管对不对，他是一百个服从。昨天，轮到他那个组到学农田劳动，可是，班主任兼常识课陆老师叫他别去学农田，因为下星期就要考试了，叫他抓紧时间复习功课。今天他见铁虎责怪他，就有些不服气地说：

“管我什么事，陆老师说的嘛。”

“陆老师？”铁虎一怔。

春生这时正在开沟排水，把学农田牌子扶正。听到这里，他放下铁锹，走过来问：

“家宝，陆老师为什么不让你劳动？”

“他说，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还要什么学农田……”

“什么？土生土长？”铁虎打断了家宝的话。

春生示意铁虎不要响，让家宝说下去。

“再说，学农田马上就要退给生产队种玉米，所以……”

“学农田要退给生产队？！”春生吃惊地问。

滴哈哈……春生刚想去找陆老师问个清楚，上课铃响了，于是，大家便向课堂走去。

这节是常识课。

陆老师中等身材，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一走进教室，就对大家说：

“同学们，先讲一个通知：由于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学农田上，使常识课进度晚了许多，再说……”

“为什么退掉学农田？！”铁虎刚才听家宝说了后，已够火了，现在他听陆老师还振振有词地讲着，就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

“这是我经过再三考虑……”陆老师摸了摸下巴说。

“贫宣队、校革会知道这件事吗？”春生又打断了他的话。

由于铁虎和春生的插话，陆老师非常脑火，但便是压住了，于是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别响，用解释的语气说：

“这是为了大家更好地学习，校革会，贫宣队怎会不同意呢？”

“你这种做法，是违反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退掉学农田，就等于不要开门办学，校革会、贫宣队是不会同意的。”春生再也忍不住地指出。

这一下课堂里可热闹了，大多数同学支持春生，以家宝为首

